

王晓明 艾野 译



【美】保罗·F·小博勒 著

形形色色的 美国第一夫人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左梦平
封面设计 江百仁



ISBN 7-5354-0579-7
K · 12 定价: 4.50元

0127937

新新色色

【美】保罗·F·小博勒 著 王晓明 吴野 译

美国第一夫人



00386970



鄂新登字05号

Paul F. Boller, Jr
PRESIDENTIAL WIVES

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年版译出

形形色色的美国第一夫人

〔美〕保罗·F·小博勒 著

王晓明 等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6插页 220 000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54—057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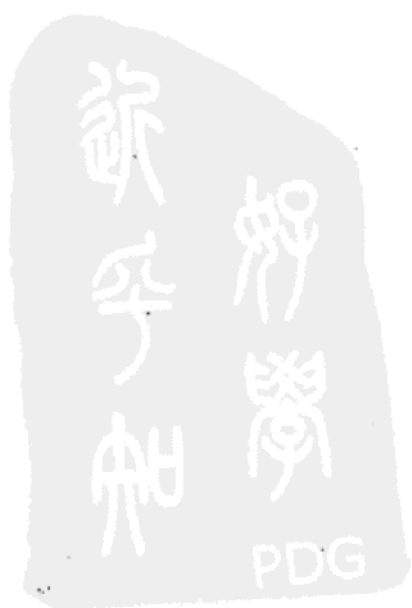
K·12 定价: 4.50元

和
PDG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了美国从乔治·华盛顿到罗纳德·里根38位总统的41位第一夫人的生平，并以其生平为主线，一展这些第一夫人的个性、特征、爱好、功绩和劣迹等等，尤其辑录在各个篇章之后的发生在这些夫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轶闻趣事，幽默诙谐、形象生动、丰富多采，使我们通过不多的字句加深了对这些贵妇们的了解。

全书融文学性、史料性、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适合多层次读者阅读，对我们认识美国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很有价值。



前 言

《总统夫人》（现编译为《形形色色的美国第一夫人》）是继《总统轶闻》（1981年版）和《总统竞选》（1984年版）之后的第三部有关总统生活的作品。这三部作品结构是相同的：正文加上轶闻趣事。正文集中介绍了这些与总统结为夫妻的女人们的家庭背景、个性特征和生平；她们与政治首领的公开和秘密的共同生活；以及她们作为第一夫人在白宫的事务和职责。正文之后的小故事——有些是她的闲暇琐事，有些是富有戏剧性的趣闻，有些则是题外的笑话——加以举例辅证和强调正文。

总统夫人的故事远比总统本人的轶闻来之不易。二十世纪以前，总统夫人并非那么引人注目，除了詹姆斯·门罗或马丁·范·伯伦之外，谁也没有在自传中提到自己的家庭；早年的总统传记也顶多简略提及总统的妻子。

“总统夫人的名字仅仅在书中出现过三次，”一位自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九年的第一夫人伊迪丝·克米特·罗斯福忿忿道，“出生、结婚和逝世。”

由于二十世纪大众传播媒介的盛行，新书中涉及妇女的篇幅改变了。

本书中有五位妇女在她们的丈夫未成为总统前与世长辞：玛莎·杰弗逊、雷切尔·杰克逊、汉纳·范·伯伦、埃

伦·赫顿·阿瑟和艾丽斯·李·罗斯福。众多第一夫人中的三位——利蒂希娅·泰勒、卡罗琳·哈里森和埃伦·阿克森·威尔逊——死于白宫，而她们的丈夫又娶了妻子；就任总统期内娶妻的有约翰·泰勒（朱莉亚·加德纳）和伍德罗·威尔逊（伊迪丝·博林·高尔特）；离开那座官邸后续弦的是本杰明·哈里森（玛丽·斯科特·迪莫克）。五位夫人成为寡妇（玛莎·华盛顿、玛莎·杰弗逊、多莉·麦迪逊、玛丽·斯科特·哈里森和伊迪丝·博林·威尔逊）；三位夫人曾经离过婚（雷切尔·杰克逊、弗洛伦斯·哈定和贝蒂·福特）。罗纳德·里根是第一位曾离过婚的总统。他与影星简·怀曼于一九四八年离异，并在一九五二年又娶了南希·戴维斯。后者于一九八一年成为第一夫人。书中还有两位单身汉——詹姆斯·布坎南和格罗弗·克利夫兰——成为总统，但后一位在他的第二任期内与弗朗西丝·福尔瑟姆结为伉俪。八位第一夫人在白宫成为寡妇——安娜·哈里森、玛格丽特·泰勒、玛丽·托德·林肯、卢克丽霞·加菲尔德、艾达·麦金利、弗洛伦斯·哈定、埃莉诺·罗斯福、杰奎琳·肯尼迪——但只有肯尼迪夫人再度成婚（嫁给了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十五位第一夫人离开白宫后寡居——玛莎·华盛顿、多莉·麦迪逊、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朱莉亚·加德纳·泰勒、萨拉·波克、伊莱扎·约翰逊、朱莉亚·登特·格兰特、弗朗西丝·克利夫兰、伊迪丝·克米特·罗斯福、海伦·塔夫脱、伊迪丝·博林·威尔逊、格雷斯·柯立芝、贝丝·杜鲁门、梅米·艾森豪威尔、伯德·约翰逊夫人——只有一位再嫁：弗朗西斯·福尔瑟姆·克利夫兰（嫁给托马斯·丁·小普雷斯顿）。六位第一夫人离开白宫后死

于丈夫辞世之前——艾比盖尔·亚当斯、伊丽莎白·门罗、艾比盖尔·菲尔莫尔、简·皮尔斯、露西·韦布·海斯、卢·胡佛——但米勒德·菲尔莫尔是唯一成为寡妇后再娶新人的（卡罗琳·C·麦金托什，一位奥尔巴尼的寡妇）。

十九世纪时，很多总统夫人默默无闻。当她们的丈夫宣誓就职迁入白宫后，由于种种原因，女主人很少出现在社交和政治舞台上。然而，在共和制的早期，却有一些总统夫人充分履行了女主人之职。莎玛·华盛顿赢得了平易近人的赞誉；多莉·麦迪逊以国家第一夫人的优雅魅力而闻名。如同杰奎琳·肯尼迪那样，她多年以后仍然领导着服饰新潮流，甚至还影响到海外女士们的衣着习惯。

大多数第一夫人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也对自己的婚姻体现了价值，无形中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历史性功绩。她们精心安排家庭财政，督促子女的教育，照料丈夫的膳食起居。可能的话，她们还就丈夫的演讲、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萨拉·奇尔德雷斯·波克在丈夫成为总统之前之后说过许许多多的忠言良语，但从未想过要对丈夫施加某种政治性压力。不善交际的贝丝·W·杜鲁门尽力避免抛头露面，但她希望自己能陪伴丈夫参加政治性活动。当丈夫有时忽略了她的这一嗜好时，她甚至会怒火中烧。这种家庭的冲突——甚至导致婚姻的紧张——对总统事务的影响是不计其数和不容置疑的。

杜鲁门夫妇为自己的美满姻缘而洋洋自得。吉米和罗莎琳·卡特也同样如此。但卡特夫人象其他二十世纪的第一夫人一样，在丈夫就任总统期间十分勤奋。她参加内阁会议，作为总统特使跑遍中美和南美，还为丈夫发表竞选演说。杰

奎琳·肯尼迪和帕特·尼克松与卡特夫人相比，在政治性活动方面逊色多了，但她俩在帮助丈夫赢得选票方面却助益不小；贝蒂·福特和南希·里根也与此相仿。最杰出的活动家要数埃莉诺·罗斯福了。她不仅对丈夫的施政纲领提出建议，还帮助制定某些别出心裁的新政策。同时，她还以自己的奋斗得到专栏作家的头衔。二十年代，她就为报纸杂志撰写文章了；离开白宫以后，她又增加了写作计划；丈夫逝世以后，她也没有停下自己的笔。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位已故总统的妻子还作为美国的代表，派驻联合国。与大多数第一夫人的不同之处是，她在离开白宫以后根本没有考虑过退职休养的可能性。

二十年代初，法官曾问过一位申请加入美国籍的外国移民，如果总统突然辞世，该由谁来继任政府首脑。不料后者毫不踌躇地答道：“他的妻子。”

法官被这答案逗得乐不可支。此事以后又出现于报端。

五十年后，杰拉尔德·r·福特预言（他的妻子也有同感），在今后的某一天，也许美国选民们会推举一位妇女进入白宫作为政府的首脑。但人们无法想象一位美国女总统的丈夫将处于何种地位。他将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或者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一位新潮勇士，一位好父亲，抑或一个著名的活动家？这个第一绅士（如果该这么称呼的话）居住在政府首脑官邸里是否能依然保持着他的独立生活？

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他进入或迁出白宫时，会引起报纸和电视台记者们的极大关注。

保罗·F·小博勒

目 录

前 言.....	(1)
玛莎·华盛顿 (1731—1802)	(1)
艾比盖尔·亚当斯 (1744—1818)	(9)
玛莎·杰弗逊 (1749—1782)	(18)
多莉·麦迪逊 (1768—1849)	(23)
伊丽莎白·门罗 (1768—1830)	(33)
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 (1775—1852)	(37)
雷切尔·杰克逊 (1767—1828)	(46)
汉纳·范·伯伦 (1783—1819)	(52)
安娜·哈里森 (1775—1864)	(54)
泰勒夫人：利蒂希娅·克里斯琴·泰勒 (1790—1842)	
和朱莉亚·加德纳·泰勒 (1820—1889)	(57)
萨拉·奇尔德雷斯·波克 (1803—1891)	(65)
玛格丽特·泰勒 (1788—1854)	(70)
艾比盖尔·菲尔莫尔 (1799—1853)	(75)
简·皮尔斯 (1806—1863)	(79)
玛丽·托德·林肯 (1818—1882)	(83)
伊莱扎·约翰逊 (1810—1876)	(93)
朱莉亚·登特·格兰特 (1826—1902)	(98)
露西·韦布·海斯 (1831—1889)	(106)

卢克丽霞·加菲尔德 (1832—1918)	(113)
埃伦·赫顿·阿瑟 (1837—1880)	(120)
弗朗西丝·克利夫兰 (1864—1947)	(124)
卡罗琳·哈里森 (1832—1892)	(133)
艾达·萨克斯顿·麦金利 (1847—1907)	(139)
罗斯福夫人：艾丽斯·李·罗斯福 (1861—1884) 和 伊迪丝·克米特·罗斯福 (1861—1948)	(146)
海伦·赫伦·塔夫脱 (1861—1943)	(153)
威尔逊夫人：埃伦·阿克森·威尔逊 (1860—1914) 和 伊迪丝·博林·威尔逊 (1872—1961)	(163)
弗洛伦斯·克林·哈丁 (1860—1924)	(172)
格雷斯·柯立芝 (1879—1957)	(181)
卢·亨利·胡佛 (1874—1944)	(192)
埃莉诺·罗斯福 (1884—1962)	(200)
贝丝·W·杜鲁门 (1885—1982)	(223)
梅米·杜德·艾森豪威尔 (1896—1979)	(227)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 (1929—)	(242)
伯德·约翰逊夫人 (1912—)	(258)
帕特·尼克松 (1913—)	(274)
贝蒂·福特 (1918—)	(289)
罗莎琳·卡特 (1927—)	(301)
南希·里根 (1921—)	(314)

玛莎·华盛顿

(Martha Washington, 1731—1802)

关于美国的首任第一夫人，我们听不到夸张的言词，一位熟悉她的人说，她“平易近人，但又不失尊严”。一七七九年二月，当她来到她丈夫设在新泽西莫里斯顿的总部时，有些人把她当成了佣人。她喘着气从马车上下来，华盛顿将军快步迎上前去。几天后，镇上有几位夫人前来拜访她，她们惊讶地发现，华盛顿夫人穿着一色的朴素衣服，正忙于为战士们编结长袜。她一边编结一边和她们亲切地交谈。当她丈夫成为总统后，她还是那样和蔼可亲。艾比盖尔·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夫人）说，作为美国总统的夫人，她没有丝毫傲气，她非常自信，从不盛气凌人。

玛莎·华盛顿原名玛莎·丹布里奇，一七三一年六月生，父亲是弗吉尼亚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小时候，她和其他有钱人的女儿一样，跟家庭教师读书、弹小方形钢琴、骑马，十五岁起便开始步入上流社会。一七四九年十七岁时，她嫁给了年龄差不多是她的两倍的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上校。他也是有钱的种植园主，住着一处他称为“白宫”的宅院。玛莎作为一个种植园主的妻子表现出了自信和能力。八

年后，卡斯蒂斯离开了人间，二十五岁的玛莎成了寡妇——弗吉尼亚最富有的寡妇。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亲自管理卡斯蒂斯家族的财产。两年后，她遇见了乔治·华盛顿。

乔治比玛莎略年轻些，但已是弗吉尼亚军队里的上校，在上层有势力的人物之间轻松自如地施展着自己的才能。一七五九年，他娶了玛莎，财富和声望也随之骤然上升。

那么，华盛顿夫妇后来生活得幸福吗？显然是肯定的。在遇见玛莎以前，华盛顿曾迷恋过他好友的年轻美貌的妻子莎莉·费尔法克斯，他似乎一生都对她怀有感情。然而，他对玛莎的感情也是深厚、恒久的。

在和玛莎结婚前不久，他辞去了军队里的职务，计划在玛莎的帮助下全身心地管理自己的财产，在家里款待亲友，再和其他有钱的种植园主一样当教区委员和弗吉尼亚立法委员。他在婚后给远在伦敦的亲戚的信中写道：

“我相信，我现在已经定位了，和一个令人满意的生活伴侣在一起，我希望退休后找到更多的幸福，比我曾在这喧闹繁杂的世界里所得到的更多。”

正当华盛顿夫妇向往着隐退后的生活时，美国发生了革命，最高行政当局把他们从芒特·弗农种植园召了回来。

革命爆发时，有人谣传说玛莎是亲英分子，说乔治是辉格党党员时玛莎支持过英国，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当有人说乔治参加抵抗运动“十分愚蠢”时，玛莎声明：

“我的决心已定，一切为了事业，乔治是对的，他总是对的。”

一七七四年八月，帕特里克·亨利和埃德蒙·彭德尔顿来接华盛顿去费城，第二次大陆会议将在那儿举行。他们对华盛顿夫人的斗争精神印象深刻。彭德尔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她似乎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据我所知，虽然她内心感到焦虑，但仍很乐观，就象一个刚强的母亲对即将上前线的儿子那样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大家立场坚定，我知道乔治会的。’清晨，我们上路时，她站在门口激励我们说：‘愿上帝和你们同在，先生们。’”

一七七五年六月，大陆会议决定将大陆军的指挥权交给乔治·华盛顿，他起初表示不愿接受，他对玛莎说，他“情愿和她一起在家享受一个月真正的幸福”，也不愿领受掌握一国最高军事权力的荣耀。但最后，乔治还是接受了这份荣誉。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玛莎来到马萨诸塞州他丈夫的总部。从那以后，一直到战争结束，每当冬天来临，她总是和他一起留在大本营里，直到春天里战斗重新开始。她的陪伴对他来说很重要，每当形势严峻时，她总是全力在精神上激励他。她的出现还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她为战士们补衣服、织袜子、看望伤病员，这些行动激励着其他妇女也为战争出力。她对妇女们说：

“我们的丈夫和兄弟们是爱国主义的榜样，我们必须是勤劳的模范。”

无论在华盛顿的任何一个总部，玛莎的确是一个勤勉的典范。她从早忙到晚，给受伤的战士带去安慰。除了星期天，她每天都要邀请军营中的其他军官夫人和她一起为贫苦的战士们织袜子、补衣服、做衬衣。她经常谈到那些受苦的战士，特别是伤病员，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同情。一七八〇年，费城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美国妇女的情感》的文章，许多人认为作者就是她。玛莎不是作家（尽管保存下来的她的少量信件中也有一些漂亮的句子），但她内心完全赞同这篇充满爱国精神的文章。

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成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玛莎作为第一夫人，依旧那么和蔼可亲。就在华盛顿就职典礼后的几星期，艾比盖尔·亚当斯在纽约见到了她。她事后回忆说：

“她穿着朴素，但这种朴素是最艺术的。她的风度谦逊，不装腔作势，既庄重，又充满女性味，丝毫没有傲慢的痕迹。”

华盛顿任总统时，每周二下午有总统招待会，周三晚上有宴会，周五晚上有第一夫人举办的招待会，还有其他由政府官员和外国来访者参加的晚会。所有这些社交场合，她都替丈夫担心。她从不允许客人谈论政治，每当客人故意要把她拉到公众关心的问题上时，她总是机智地回到不会引起争论的话题上去。她也不让丈夫呆得太晚，九点一过，她就对客人们说：

“将军通常在九点休息，我比他还要早一些。”

作为第一夫人，她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一种压抑。她称当总统夫人的这段时间为“失去的时光”。在给侄女的信中她坦白地说：

“我在这儿生活很呆板，不知道城里发生的事，我也从不去公共场所，我象是做了国家的囚犯，而不是别的什么。我受着某种束缚不得逾越，我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我总是呆在家里。”

一七九七年，华盛顿卸职回到了芒特·弗农种植园。玛莎欣喜若狂，乔治也同样。她在给诺克斯的信中写道：

“我多么喜欢我们的家呀，‘家’已和我们久违了，因为我们在纽约和费城的住处不能称为‘家’，而仅仅是一个旅居之地。将军和我现在的感觉就象是刚放学的孩子，或是摆脱了严厉学监的学生。我们相信，无论什么事都不会再让我们离开神圣的家园，除非为了私事或令人愉快的事。”

然而，退休后的快乐是短暂的。一七九八年发生了和法兰西的危机，华盛顿接受了约翰·亚当斯总统的邀请，统帅一支地方军以应付战争。幸运的是他这次并没有回到战场。但后来，在一次雨中骑马时他受了风寒，一病未起，于六十五岁那年去世。国会计划把华盛顿的遗体从芒特·弗农的墓地移至新的首都华盛顿，玛莎对此深感失望。但她还是象过去那样有责任心，明白个人的愿望要服从公众的愿望。她说：“我必须同意国会的要求。”但国会后来放弃了原计划，乔治·华盛顿的遗骨仍然留在芒特·弗农。

玛莎一生的最后两年是在芒特·弗农安静地度过的。一八〇二年春，华盛顿夫人得了一场病，她焚毁了华盛顿给她的所有信件，叫来牧师主持了最后一次领圣餐，最后让人把

丧服放在一旁，静静地等候人生的尽头。一八〇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玛莎在卧病十七天后告别了人间，享年七十一岁。

难舍难分

一七五八年五月，理查德·张伯伦上校夫妇邀请住在不远处的玛莎到他们家玩几天。玛莎去了。这时张伯伦正好遇上了一位朋友，他就是弗吉尼亚军队的指挥官，二十六岁的华盛顿。张伯伦请他来吃晚饭。当时华盛顿正急着赶往威廉斯堡去和州长议事。但是，当听张伯伦说要把弗吉尼亚最漂亮、最有钱的寡妇介绍给他时，他决定留下。结果，他不但留下来吃了晚饭，还留下来过了夜，因为主人告诉他：

“没有一个客人在太阳下山后离开过我家。”

乔治和玛莎年龄相当，两人看上去很合得来。等到乔治上路时，他们之间已相当了解。

七月，华盛顿从坎伯兰要塞给她写信说：

“我抓住良机给一个人送上几句话，这个人的生活现在已和我不可分割了。在那个幸福的时刻，我们互相山盟海誓，从那以后，我的心就不停地飞向你，好似飞向另一个自我。”

一七五九年一月，他们终于结为伉俪。

勇敢的小妇人

一七七五年十月，华盛顿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就任大陆军司令不久，有传闻说邓莫尔勋爵和一伙英国人正乘船沿着波托马克河开来，他们是来抓华盛顿夫人的，还要烧毁芒特·弗农庄园。然而，华盛顿夫人闻讯后拒绝离开。当乔治·